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通讯社出版

2019年2月7日 星期四 己亥年正月初三 今日4版 总第09535期



新华社客户端



扫描二维码
关注新华每日电讯

寻找
中国之美
Beauty of China



扫描二维码，参与“寻找中国之美”第八季“映春”。



本报网址: http://www.xinhuanet.com/rmrx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1-0209 邮发代号 1-19

新华网网址: http://www.xinhuanet.com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一个『吃返销粮』穷山村的美丽蝶变

由穷变富力量哪里来？探寻太行山栾卸村的发展密码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王洪峰、高博、曹国厂)行走在栾卸村，入眼皆风景：万亩银杏林掩映着红瓦白墙的新民居，蜿蜒曲折的山间公路串起田园风光……虽是隆冬时节，但前来太行山深处河北省沙河市栾卸村的游客络绎不绝。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栾卸村是一个“花钱靠救济、吃粮靠返销”的穷山沟。40多年来，在村党支部书记李长庚的带领下，村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靠山挖矿到产业兴村

栾卸地处太行山东麓。1977年，不满19岁的李长庚接过重担，成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暗下决心：“既然接手了，一定要干出个样子，让乡亲们过上富裕生活。”

深山区的栾卸，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炭、铁矿资源。1979年，栾卸建起全县第一个村办煤矿，随后又建起6座，年产量达到20万吨。“那几年，我们深挖地下聚宝盆”，到1984年，村集体收入达到500万元。”李长庚说。

之后，李长庚带领村民陆续开办了养殖场、种猪场等多家企业。到1989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00万元，人均年收入1200元，成为邢台市乃至河北省闻名的富裕村。

1989年，栾卸村获得960万吨煤矿开采权。但李长庚却出人意料地给煤矿贴上了“封条”，决定建设制药厂。消息一传出，很多人不理解，但在李长庚看来，煤矿总有挖尽的时候，必须主动转型发展。面对冷言冷语，李长庚一边请专家论证、研发新产品，一边做市场调查，终于开发出市场上大火的“康必得”感冒药。

后来，栾卸村组建了制药、果品等多元经营的乡镇企业——河北恒利集团。几年间，就实现年销售收入达到3.3亿元，利税6000多万元。

“乡村振兴一定要有产业支撑，一个村子没有稳固的产业，村民没有稳定的收入，振兴就无从谈起。”李长庚说。

如今，“康必得”已从一个药品发展成健康产业品牌，栾卸村已实现村企合一，总资产近30亿元。村民不仅是农民、工人，还是企业的股民，先后从企业分得红利5.1亿元，户均60多万元，集体资产也增值了十几倍。

从穷山恶水到绿水青山

漫步栾卸村，满眼是一排错落有致的四层小楼，以及各种树木。与城市小区不同的是，这里鸟鸣不断，空气更新鲜。

20世纪90年代，富裕起来的栾卸村不满足传统居住环境。1998年，李长庚带领村民开始实施人居环境改造工程，按照统一规划开发模式进行建设。2001年，总投资2.3亿元、占地面积近27公顷、建筑面积22.58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新民居“恒利庄园”竣工。栾卸村民告别传统的农舍，全部住上舒适的乡村别墅。

李长庚带领群众从荒山治理入手，投资1200万元退耕还林，建成了华北地区最大的银杏园。每到深秋时节，80多万株银杏树披上金装，美不胜收，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

这些银杏树带来可观经济效益：树叶可作为药厂的制药原料，当时2元钱一棵的小树苗，如今已成景观树，每棵价值至少500元，总价值约5亿元。

2016年，河北恒利集团和沙河市栾卸银杏合作社共同出资成立了河北恒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特色小镇——栾卸小镇。李长庚说：“我们正在谋划把万亩银杏园升级建成万亩植物园，发展健康休闲、旅游服务新产业。”

从塞满“口袋”到充实“脑袋”

“栾卸成功的秘诀在于重视人才。”李长庚认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发展，关键要靠人，而一个人的发展则要靠知识、靠教育。”

当甩掉“穷帽子”、成为“明星村”时，栾卸于1983年就投资60多万元，建成了当时邢台地区唯一一座农村学校教学楼。次年，当一个公办教师月工资只有45元时，李长庚以月工资150元、外加30元伙食补贴的条件，在全国范围内招聘教师。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教师参加面试和统一考试，最终选聘了来自浙江、山东、天津等地的7名优秀教师。

2005年，李长庚投资2亿元建成河北恒利学校，没有把校址选在城市，而是坚持把学校建在栾卸村，使全村和周围农民的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如今，这所学校已成为沙河市第九中学。40多年来，栾卸村培养出100多个博士、硕士生，600多名大学生。

“办学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改变栾卸和山区人的命运。”李长庚说，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是根本，只有留得住优秀人才，乡村振兴才能实现。

新春走基层

农家炕头细算“脱贫账”



▲拼版照片：上图为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海努克乡海努克村村民合亚斯江·依力亚斯在老房子中取煤（2月5日摄）；下图为海努克村村民合亚斯江·依力亚斯（右二）一家在富民安居房中观看电视节目（2月5日摄）。新华社发（丁磊摄）



▲2月5日，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海努克乡海努克村，阿迪拉木·合亚斯江向父亲合亚斯江·依力亚斯展示自己的荣誉证书。她已在内地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挣钱了。新华社发（丁磊摄）

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6日电(记者丁建刚、郝玉)数字实不实，工作细不细？大年初一，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新疆伊犁河谷的维吾尔族农家，坐在炕头细算了一笔“脱贫账”。

69岁的合亚斯江·依力亚斯是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海努克乡海努克村的贫困户。握手互致新年问候后，盘腿坐在炕上，老人拿出一个蓝色布袋，里面厚厚一叠纸，详细记录了一家人的状况。

登记表显示，合亚斯江·依力亚斯一家4口，有22亩耕地、10只羊。因为老伴长期生病，小女儿在内地读大学，花销大，家庭生活水平落在了贫困线以下。2015年，合亚斯江·依力亚斯和749户村民被确认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年，全家人收入21156元，摘掉贫困帽；2017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摘去贫困县帽子；2018年，全家收入达到了42192元，日子看起来一天比一天舒坦。

真的是这样吗？面对记者的询问，合亚斯江·依力

亚斯算起了账。先算地里的账，22亩山坡地，过去种玉米小麦，收益偏低，这两年在扶贫干部引导下调整种植结构，种起了红花，一亩地最高收益超过千元；再算养殖账，去年产羔后卖了5只羊，每只都在千元以上。而这些收入在记录里算了2.2万元，数字并未高估。

增幅最大的是工资性收入，纸上记录2018年收入1.4万元。面对记者的质疑，站在炕边静静看着的小女儿阿迪拉木·合亚斯江说：“我从青岛毕业后，在伊宁市找到工作，每个月可以给家里3000多元呢！”

“这都是真金白银的收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纪委监委驻海努克村的工作队队长余凯说，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去年底村里贫困户全部摘帽，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现象彻底消失，今后还要发展一批具有带动性、拉动性的产业，吸纳就业，从根本上实现长期稳定脱贫。

跳回农门的春节守山人

新华社成都2月6日电(记者惠小勇)碧蓝的天空下，金黄色的菠萝点缀在绿植丛中。一批体验采摘的游客刚走，一辆冷链运输车又开进了攀枝花佳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所在的大面山上，420件金菠萝被迅速装箱发往北京永辉超市。

今年春节期间，水果之乡的攀枝花又添了“甜蜜新成员”——原产于菲律宾的金菠萝。这种菠萝不需要挑果眼、泡盐水，削皮即可食用，且口感好、富含短纤维和氨基酸，被誉为“菠萝贵族”。

令人称奇的是，引进种植金菠萝的并不是农村老把式，而是一个新近跳回农门的水电专家。54岁的刘平，早年通过高考成功跃出农门，曾任职省级水利水电勘察设计

院院长，央企、港企高管。

到攀枝花投资建设太阳能光伏电站时，刘平被盐边县红格镇金河村村支书的合作诚意打动，辞掉高薪，拿出自己的积蓄与金河村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撂荒地合股，引种试种了600余亩金菠萝。

“跳回农门才体会到搞农业的难！不说金融支持难，单是因地制宜探索合理技术方案也让我们交了不少学费。”刘平指着山坡上的一座蓝色房子说，那是引进的以色列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灌溉系统，造价贵但并不完全适合这里的气候条件，我们已因地制宜地对其进行了改造；去年雨季，因土地的排水沟挖浅了，导致排水不畅而积水，淹死了四五十亩；夏季防晒、冬季防寒

防晒技术也是几经周折，才摸索出了费省效优的方案；山地较为贫瘠，而前期管护却按照海岛的地理气候环境执行，也导致了不小损失……

尽管产量未能达标，但按一个生长期18个月估算，可以基本实现保本微利。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五，佳禾公司拿出10万元给所在村组133户人家分了红。刘平充满信心地告诉记者，有了这一年多的探索，他们可以实现每茬金菠萝亩均产量达到6000至8000斤，并与进口产品、台湾凤梨、海南岛菠萝错峰上市。

春节期间正是金菠萝采收上市旺季，还有部分农民工和管理人员坚守农场值班，“所以过年我就不回家了，与农

民工兄弟共度春节，守在上山当一个好农民！”说到这里，刘平动情地感叹道，“跳出农门不易，跳回农门更难，真的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工商资本、金融机构反哺农业！”

守山的刘平也收到了好消息。在当地政府和周围的农民看来，他们的金菠萝种植技术已趋于成熟，示范效果明显，除了金河村村民要扩大种植面积外，临近的新隆村、普格达村以及米易县、仁和区，甚至云南禄劝县都有人要求种植，深圳一家上市公司也与他们达成合资合作大规模种植的协议。未来几年内，金菠萝有望成为攀枝花继芒果、枇杷之后的又一特色水果产业。

太行最后的“喊山”人

本报记者姜锦铭、张典标

“爸爸为啥吼我啊？”在广州工作的女儿回太原过春节，还没和父亲刘建峰说上几句话，却发现有话没法“好好说”了。

“女儿一年没见面了，爱都来不及，怎么舍得吼？”刘建峰既委屈又无奈。

刘建峰的同事也给他“叫屈”：老刘一开口，听着就像吼，是一种“职业病”。

刘建峰的职业是火车司机。开火车为啥爱吼呢？

记者登上太原铁路局1551次绿皮车。19点10分，刘建峰和搭档的张海岸驶离太原站，开往长治北站。

20多分钟后，火车进了太行。“隧道注意！”“桥梁注意！”……“信号落了！”“信号落了！”

刘建峰和张海岸，此起彼伏地喊着。冬夜更显寂寥的太行山，除了火车的呼啸，只有他俩“一唱一和”的呼喊。

内燃机车的轰鸣越来越响，他俩的喊声也越来越大。一边喊着，一边“标配”着各种手势——或握拳，或指前方，或上下晃动。这些手势代表着“注意”“停车”等不同寓意。

“他们是在喊山！”太铁干部王海伟形象地向记者介绍。

王海伟说，在山大沟深的太行，过去由于交通通信不便，老乡们交流经常要“隔山”喊话，被称为“喊山”。如今，随着交通改善，扶贫搬迁和手机的普及，老乡们不用再“喊山”了。

像刘建峰和张海岸这样隔两天就要喊，一喊就是五六个小时的，只有绿皮车火车司机——绿皮车还是内燃机车，噪音大，喇叭小了听不见。“绿皮车停站多、票价低，沿途百姓还离不开，我们的喊山”人还得继续喊。”

火车行驶在太行山间，桥梁、弯道和隧道一个接一个，线路弯弯曲曲。在柴油机的轰鸣和汽笛声中，伴随不断变换的操作和不同的手势，张海岸和刘建峰“喊山”节奏也加快了，声音似乎更大了。

火车驶过太焦线海拔最高的路家庄站，开始下坡，机车转速降下来，驾驶室也“安静”

下来，刘建峰和张海岸“喊山”的节奏也慢下来。

“火车司机喊山”，是为了互相提醒、监督。“有20多年火车驾驶经验的机务段队长赵晋军告诉记者，喊不好，可能影响火车正常行驶。“喊山”有一套标准化“喊法”，包括读仪表、看信号灯、确认控制操作……所有可能影响火车正常行驶的隧道、桥梁、弯道以及突发情况等都要喊出来。

“夜深行车，喊几嗓子也可以提提神。”赵晋军补充说。

新春佳节，城乡灯火灿烂，但开着火车过太行，轨道两边除了黄土高坡、枯草，就是光秃秃的树杈。从太原站到长治北站，一趟下来5个多小时，火车司机不能“挪窝”，而要“手不离闸脚不离风笛”。

为了解乏，张海岸和刘建峰有时索性打开车窗，吹吹山里的冷风，遇到熟悉的山头时，也会喊上一句“我来了！”或是“我走了！”太行群山是张海岸和刘建峰的“熟人”，也像“情人”，“哪座山掉了一块，我们

都看得出来。”

“喊山”久了，下了班说话，嗓门也降不下来。自认已是“轻声低语”却被误解为“冲人大吼”，对走太行的火车司机来说也是一种“烦恼”。

“只要继续开火车走太行，我的职业病是没治了。但这个春节，女儿回家了，得好好慰一慰嗓门啦！我给女儿买了她最喜欢的花，算是赔不是吧！不过，我的女儿懂得爸爸，当然会和我说话……”刘建峰的声音明显变柔了。（参与采访：实习生张渊杰）

扫描二维码，
观看微视频“喊山”
太行》。

